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贈

贈孟浩然

襄陽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

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

仰徒此揖清芬

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年乃遊京師

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召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善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

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還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漢書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鮑照升天行曰雲卧恣天行孟浩然雲卧書不起魏志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毛詩高山仰止王贊曰東漢樊英傳語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為稱首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謝玄暉詩志狹輕軒冕漢書獻帝詔曰耆儒年踰六十離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甚憫焉潘岳詩白首同麟羽愛止丘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

是巖流有若狂者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

寧為功齊賢曰漢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魏使

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為帝時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敢言秦聞之

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擊

擊殺晉鄙矯奪魏軍將以却秦救趙侯嬴自刎復有客說公子不以為功詳見三卷註士

贊曰晉書劉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東漢卓戊傳建武之初雄豪

方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

擾事如轉蓬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劔徒

激出出門悲路窮齊賢曰春陵在今道州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蓬花北土有之團栾如毬風起則隨地而轉

不能自止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

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乃擔橐而歸阮嗣宗

詩黃金百鎰盡賈逵國語注一鎰二十四兩

史記馮驩彈鋏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王贊曰晉

書胡毋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

任縱不拘於小節史蘇秦傳出遊數歲大困

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

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

事口舌困亦宜乎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相

隨長風黃金百鎰字却出史虞卿傳漢書王

章傳曰不自激昂揚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

雄傳激昂萬乘之上

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甘

與秋草同名齊賢曰史記問巷之人欲砥行立

哉王贊曰漢灌夫傳重然諾師古謂許人必

信也又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然諾者

又高能自立然諾選陸機謝表曰片言隻字

不閑其間鮑照詩片言辭草萊盧湛詩由來

片言秦人是傳詩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文選古詩過時若不採將

隨秋草萎

草萎

草萎

草萎

草萎

草萎

草萎

淮海對雪贈傳雷

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梅樹成陽春江沙

浩明月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寄君郢中

歌曲罷心斷絕

齊賢曰禹貢淮海惟揚州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又穿池類

溟渤注溟渤二海名世說晉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

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

何必見安道哉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俄而微霰零密

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為寡人賦之又

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

曰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宋玉

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

雪和者不過數人士贇曰鮑照詩胡風吹朔

雪千里度龍山謝惠連雪賦憑雲升降從風飄零鮑照詩涕零心斷絕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

良在茲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

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壠日色明桑枝

賢

曰左傳子產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選詩清風激萬代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浮人流人也書畢命曰申畫郊圻王僧達詩麥壠多秀色東漢張堪為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
可支士贊曰書名言茲在茲左思詩長嘯激清風後漢書紀曰郎官出宰百里郭太傅名震京師西漢梅福傳天下之士雲合歸漢魏文帝登城賦嘉麥被壠
嘯賓來或解頤青橙拂戶牖白水流園池遊
子滯安邑懷恩未忍辭翳君獨桃李歲晚托
深期
齊賢曰張衡四愁詩序評訟息在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在鼎來在說詩解人

願選詩方塘漱白水又曰遊子暮何之漢志委邑隸河東郡士贊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魯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孺若鸞鳳之音焉楚詞云臨深水而長嘯願延年詩長嘯若懷人江淹詩遊子何時還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贈任城盧主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
 思凌空鐘鼓不為樂煙霜誰與同歸飛未忍

去流淚謝鴛鴻

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今茲海有災

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鳥多天風選詩枯桑知天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干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

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荆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

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齊賢曰大火心星也詩云七月流火西流而暑退離

騷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春秋命曆

序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

詞馳六龍於三危下和抱王璞泣於荆山下

楚王使玉工理之得寶玉號曰和氏之璧孔

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士贇曰

南星即角亢氏房心尾之星史律書曰南至

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心南至於尾記月今

季秋之月日在房注曰季秋者日月會于大

火前漢律歷志大火物氏五寒露中房五度

霜降終尾九度晉天文志自氏至尾為大火

此言夏而秋也曹植詩三白日西南馳光景

不可攀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劉琨詩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韓子曰師涓靜坐

撫琴王粲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生信英邁屈起多才華歷抵海岱豪結交魯

朱家復攜兩少妾艷色驚荷葩雙歌入青雲

但惜白日斜齊賢曰西都賦云神明崛其特

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開所藏

活豪士以百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士贊

曰班彪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

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臧榮叔晉書

云張載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蘇武詩結交

亦相因漢書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

陽周氏迺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

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

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

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季布之

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滕公待

間進言帝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鮑

明遠詩會得兩少妾張衡七啓窮溟出寶貝

悲歌入雲張華詩白日已西傾

大澤饒龍蛇明主儻見收煙霄路非賒時命

若不會歸應鍊丹砂齊賢曰海賦云豈徒積

明珠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左傳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葛洪以勾漏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莊子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

久矣而不得時也西漢楊雄傳君子得時則

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不遇命也抱朴子曰丹

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王贊曰海賦戲窮溟

禮斗威儀曰其金乘而

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贈范金卿二首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繹

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

信惠好相招攜齊賢曰漢李廣贊桃李不言

芳訊毛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左傳招攜以

禮王贊曰詩猗嗟美目清兮注曰目下為清

詩碩人美目盼兮注曰盼白黑分論語美目

眇兮馬融注曰眇動目貌崔豹古今註莎雞

一名促織一名絡繹一名蟋蟀毛詩六月莎

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又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我

顏延年詩曰君子吐芳訊感物則余秉暮我

有結綠珍爰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

石齊撫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

楚客羞山雞齊賢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

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

若濁水泥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

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問而觀之主人齋

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價十重巾十襲客

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

瓦甃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

之愈固守之彌堅應德璉詩良遇不可值伸

首路何階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

圖進退可復伸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

傳迺欲印首信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

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
河東群豕皆白慙而還尹文子曰楚人握山
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
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
王經宿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徒有
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祗應自索漠留舌示山
妻齊賢曰倜康絕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
已踈矣卞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王贊曰列
子昔宋國有田夫衣緼廢僅以過冬暨春東
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
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
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
菽甘棠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

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大慙子
此類也史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存否事
見前
卷註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
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
析愛客多逢迎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
賢齊
曰莊子曰子貢遊楚為圃者曰子非博學以
擬聖於于以蓋衆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
者乎江文通書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聲名於天下淮南子曰濡墨博學疑聖飾

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論語子之武城聞絃
歌之聲語顏淵問為邦鮑明遠詩清如玉壺
冰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
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山谷間出人齋百錢
以送寵曰他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
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受之文選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
選大錢受之文選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
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注太平歌頌之聲王
贊曰老子謂群臣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後漢本
紀明帝謂群臣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後漢本
有非其人受其災蜀費偉傳丞相亮南征
還群僚於數十里逢迎陸機詩遊子眇天末
前賈山傳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左思魏都賦
頌聲載路而洋溢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

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齊賢曰唐

治瑕丘縣晉志皎皎白緒晉書龍章鳳姿士

不見用漢梅福為南昌尉棄官去至元始中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呂氏春

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治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士贊曰漢書司馬

相如傳曰飄飄然有凌雲氣世說曰正右軍
見杜弘治嘆曰此神仙中人也胡廣書建鴻
業流清風莊子曰恬然寂寞虛無為天地
之平而道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揮魯
德之應也

邑訟目送瀛洲雲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

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齊賢曰董仲舒策其所操持悖謬失

其統也唐有隱淪屠釣科太公朝歌之廢渭濱之釣叟王贊曰書胤征玉石俱焚東漢書

孔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漢書卑之毋甚高論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

席度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齊賢曰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

海賦云維長綯掛帆席宗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

日南珠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唐驩州日南郡產珠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

注鮫人水底居俗傳鮫人從水中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

以與主人上贊曰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楚詞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固將愁苦

窮而終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

此行難後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

手搖艇入新安齊賢曰婺州治金華縣若耶溪隸越州桐廬縣新安東陽

二水合東流為浙江其新安之水至清淺深見底沈休文有詩王贊曰南史陶淵明特愛

松風毛詩攜手同歸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

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

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

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王沉泉笑

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齊賢曰唐志

有橫山毛詩侯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方壺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

隸當塗縣鮑照詩穿池似溟渤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建康實錄裴禮與張溫使蜀諸葛

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敬祖詩懸象迭卷舒東都

賦沉珠於泉士贊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

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獻玉卞和事見二卷列子范

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出叟商丘開之舍

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者存富
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
假糧荷傘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
顧見商丘開年老狎侮欺給亡所不為因指
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焉衆叻同疑俄而
開從而沫之既出果得珠焉衆叻同疑俄而
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
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
埃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
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亦不知所以
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
實也惟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
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迂
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追幸昔日
之不焦溺也怛然而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

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
不敢辱也晉許邁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
者皆謂羽化矣楚詞造旬始而觀清都

王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

首長安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烟迷雨色蕭颯
望中來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
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
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劔謝公子無魚良

可哀

齊賢曰左太冲詩朝集金張館謝靈運詩久痗昏墊苦書下民昏墊

獨有清秋日諸葛亮自比管樂乃管仲樂毅也韓子曰人始死為灰終為土易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置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

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彈其缺而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王贊曰

陸機詩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陶潛詞景翳翳以將入漢書陳勝傳影涉之為王沈

沈者校獵賦曰沈沈容容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陰陽

乃驕寒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

塗遂成山川限衆衆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

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飢從漂母食閑綴羽

陵簡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蠨蛸結思

蟋蟀傷褊淺厨窻無青煙刀机生綠蘚齊賢曰魏

文帝秋霖賦曰悲白日之不陽稷卨舜立楊子聖人和同天人之際書三公變理陰陽意

以譏當時執政者天文志白玉井一星潑在宗切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

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漢書韓信從漂母食穆天子傳云天子曝蠹書於羽陵左傳斬艾

蓬蒿藜藿而其處之藿
 藿為之不採毛詩蕭艾
 如蜘蛛長脚者俗呼為
 漢注云促織也亦名蜻
 曰秋苦無雨古詩淫雲
 統和天人漢宣帝紀間
 時楚詞皇天淫泆而秋
 乾唐書五行志天寶中
 人是謂晝昏前漢書清
 尺之地哉張良傳日夜
 糲糧之飯藜藿之美也
 在戶小序二章言其思
 詩嘆息空房婦幽思坐
 長獨未央詩唐國風蟋
 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
 本其風俗憂深思遠

投筋解鷓鴣換酒醉北
 遺風焉綠蘚苔也
 儉而用禮乃有古之
 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
 可量何時黃金盤一

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
 搖曳滄洲傍

丹陽郡治丹徒縣南史
 劉穆之世居京口帝
 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
 監雷府雷穆之輔之
 長人果有異謀穆之厚
 為之備謂所親曰貧
 賤常思富貴必踐危機
 今日思為丹徒
 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
 時家貧好往妻兄家
 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
 氏兄弟戲之曰檳榔
 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
 此及為丹陽尹召妻
 兄弟今厨人以金盤貯
 檳榔一斛以進之謝
 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搖
 曳起長津謝玄暉詩
 復協滄洲趣士贊曰老
 子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左思詩
功成恥受賞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
 皆籍籍斯人竟不起雲臥從所適苟無濟代
 心獨善亦何益齊賢曰揚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劉屈
 菴傳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孟子曰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士贇曰漢書王貢鮑龔傳序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躬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書江都王建傳國中
 口語籍籍後漢趙壹傳名動京師士大夫想
 望其風采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鮑明遠

詩曰雲臥恣天行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
莊子云自適其適

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

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歸碧

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蒿已應沒却

顧女兒峯胡顏見雲月齊賢曰晉桓玄曰德

矢七畧曰齊田駢好談論齊人語曰天口駢

天口者言不可窮莊子說劍曰臣聞大王喜

望為公輔及為中書郎嘗察按嘆曰為爾寂
寂鄧禹笑人三輔決錄張中蔚平陵人所居
蓬蒿沒人九域志女兒山在河南府福昌縣

本宜陽縣有女兒山士贇曰文中子薛公曰
是其家傳七世矣謝靈運詩生幸休明世親
逢英達顧史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
故齊人頌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
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書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楊雄解嘲一
縱一橫論者莫當晉書謝安放情丘壑高臥
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當如蒼生
何漢書酈食其傳豪
英賢才皆樂為之用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鬢氣同萬里合訪我
來瓊都披雲覩青天捫蝨話良圖留侯將綺

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賢齊

曰晉樂廣善談論衛瓘曰此人之水鑑見之
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留侯綺里季事見
四卷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范蠡佐勾
踐滅吳反至五湖辭曰臣不復至越國矣乃
裝其輕資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士
贇曰晉庾翼與兄咏書曰兄弟自不能牧脚
於風塵之外莊子知效一官晉書載記王猛
字景畧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猛
被褐而詣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
人左思詩曰夢想騶良圖老子曰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左
思詩功成耻受賞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
微颺折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
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
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齊賢曰華州華山一
名太華杜篤首陽山
賦長松落落卉樹蒙蒙劉公幹詩亭亭山上
松七發曰高高百尺而無枝鮑照詩豔陽桃李
節應璩詩身隕沈黃泥禮記如松栢之有心
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論語歲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也士贊曰孫綽天台賦陰落
之長松淮南子曰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
松栢之茂也莊子天與之形楊雄賦刮野掃
地漢書贊上古遺烈掃地盡矣荀卿子曰桃

李椿絜於一時時至然後殺至於松栢經隆
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史
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輪全身
以為寶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冰壺

心無為嘆衰老齊賢曰魏武帝詩北上太行
山艱哉何難巍羊腸坂詰曲

車輪為之摧詩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
遠害而已左傳曰我以不貪為寶齊隰朋曰

古者以愚全身選古詩榮名以為寶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士贊曰鮑明遠詩勗君松柏心又人惡老而逼衰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

空悲吟未誇觀濤作空鬱鈞鼇心舉手謝東

海虛行歸故林齊賢曰宋玉招魂吳歛蔡謳注歛謳皆歌也子期死伯牙

不復鼓琴無知音也吳闔廬起臺於姑蘇山

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

年乃成橫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霄宮伍

被傳曰吾見麋鹿遊姑蘇之臺枚乘七發曰

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
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列子龍伯國有大人一
鈞而連六鼇士贊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
必見越之破吳豕鹿遊於姑蘇之臺荆榛蔓
於宮闕詩野有蔓草楚詞心鬱鬱
之憂思兮潘尼詩舉手對吾揖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

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

生九十誦古文齊賢曰楚詞惆悵兮私自憐

史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宗毅願乘長風破萬

里浪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為秦博士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
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掌故晁錯往受之士贊曰莊子原憲匡坐而
弦漢叔孫通傳先平明晉孝武紀論曰嘯咤
成雲晉載記王猛傳屬世事紛紜孔安國尚
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以所
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不然拂劍起
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沙漠收奇勲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
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

群齊賢曰曹子建詩揚聲沙漠垂風俗通曰
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語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
焉長沮曰丘與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
桀溺曰然曰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碎人之士也豈若從碎世之
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
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士贊曰晉桓沖傳史臣
曰揚芬于載之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北史高琳詩沙漠靜妖氛易繫辭曰或出或
處

李集卷九

序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崔少府叔

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
資豪英赤伏起顏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
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
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

州平

齊賢曰群雄比袁紹呂布袁術曹操公孫瓚諸人東漢光武紀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

葛孔明明臥龍人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
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出
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猥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本傳曰亮躬耕隴畝好
為梁父吟又曰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素志
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
屯田為久駐之基志吞咸陽也亮每自比於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
與亮友善謂為信然王贊曰蜀志諸葛亮本
傳詔策曰將建殊功於季漢陸機辯亡論群
雄蜂起義兵四合班固賓戲於是七雄墟闕
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管子霸言弱國衆合
強以攻弱以圖霸本傳先主曰孤欲信大義
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據百萬之衆挾

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孫權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為援而不可圖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荆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陸機辨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漢書酈食其傳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東漢書贊曰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曹植與吳質書曰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本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咸京咸陽也

余亦草間人頗懷

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齊賢

曰晉書何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無非英雄也南史劉裕不復能草間求活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士贊曰劉向新序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東漢蔡邕傳垂翼華髮人爵不升管鮑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且欲醉春暉

齊賢曰九域志涼州武威郡唐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

一名紫微宮張良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古詩被我羅裳衣選詩蘋以春暉王贊曰選
詩平生少年時鮑照詩風靡銀臺阪漢書叔
孫通傳先平明沈約詩薄暮宿蘭池漢呂后
傳終日春薄暮詩云既醉
以酒楚詞臨風悅兮浩歌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

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

齊賢曰史記酈

楚漢間乃興元以東彭城以西管葛者管仲
諸葛亮也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也阮逸
曰閉關喻藏身也王贊曰曹植詩蒙霧犯風
塵竇融傳論曰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

中魏武帝苦寒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

行樹木何蕭瑟

雪曾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

齊賢曰名都篇白曰西南馳史涇賈曰君能
自致於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士

賈曰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豈移於
浮辭哉王粲登樓賦氣交憤於曾臆曹植求

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
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葵藿若垂三光之

明寔在陛下孔稚圭北山
移文曰干青雲而直上幸陪鸞輦出鴻都

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惜顏色金璋紫

綬來相趨齊賢曰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
路注鸞有鸞和也禮書荀卿曰輦

輿就馬則輦在人駕在馬也後漢靈帝紀置鴻都門學生注曰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唐禁中有飛龍廐西域傳大宛國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徐樂書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王贇曰漢書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前漢百官表丞相秦官金印紫綬

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携臥

白雲

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謝靈運詩采藥白雲隈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昭應縣本

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元年更

驪山曰會昌六年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築羅城置司及十宅七載省刑豐更會昌及山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

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

主他日共翻飛

齊賢曰太白為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毛詩翻飛惟鳥

士贇曰前四句事見一卷大獵賦注范雲詩傳瑞生光輝劉琨詩有鳥翻不遑休息王粲詩苟非鴻鵬孰能飛翻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
萬里寫入霄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

山買君顧裴個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

去齊賢曰晉裴楷字叔則風儀高邁時人謂

也黃河出崑崙山在唐吐蕃中隸太羊同國

極西為最高其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

禹貢同為逆河入于海列女傳鄭子晉者楚

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王曰顧吾

與女千金子晉行不顧士贊曰漢高后傳俳

徊往來息夫躬傳鸞徘徊兮司馬相如傳弭

節裴徊淮南子注上下四方為六合楚詞樂

莫樂兮新相知世說時目王右軍飄如遊雲

矯若驚龍選詩
西北有浮雲

贈崔侍郎

黃河二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

伴凡魚齊賢曰孟津地名在洛北孔安國曰

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

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有黃黑鯉魚

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上得者便化為龍又

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暮春有黃鯉魚逆流而

上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

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

其龍門水浚前湧下流七里深三里或云不

能登門即被點額而退士贊曰又桑欽水經

河水又南得鯉魚灑道元注曰歷澗東入窮
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
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
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水經注魏土
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
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故

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風濤儻相見更欲凌

崑墟齊賢曰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崙虛色白郭璞注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虛山下

基也士贇曰史項羽紀曰若非吾故人乎後漢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

也後漢郭泰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又鄭泰謂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前漢皇后傳諺曰張公子時相見桑欽水經崑崙在西北去

嵩高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
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
出其東
北隅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為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
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
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

真成一豎子齊賢曰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劔戟森

森李義深莊子曰不可內於靈臺郭象注靈
臺者心也蘇秦為縱張儀為橫太史公曰夫

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史記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後漢鉅期曠目大呼衆皆披靡衛青傳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白起郿人為武安君為秦將殺趙括降趙長平卒四十萬人盡坑之阮籍曰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士贇曰離騷怨靈修之浩蕩晉王廙字世將庾亮見其倚舫樓長嘯曰正足舒其逸氣耳衛青平陽人也以衛皇后親為大中大夫後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遷為武安君以伐趙不肯行賜劔自殺二事並見史記本傳

雪讒詩贈友人

四言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

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煩醜月出

致譏貽愧皓首

齊賢曰劉公幹詩沈迷簿領書莊子遽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非也左傳叔孫豹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左傳以非也未謂不不朽孔子稱孟僖子曰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易包荒不遺左傳瑾瑜匿瑕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王贇曰後漢張衡圖緯疏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智者貴焉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能補過者社稷之固也李少陵詩感悟遂晚事往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日遷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群輕折軸下沈黃

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
 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燄爍山發自織煙蒼
 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于八埏拾塵
 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賢齊
 曰白頭吟曰玷白信蒼蠅注蒼蠅之為蟲汚
 白使黑詩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
 于樊愷弟君子無信讒言漢中山靖王勝曰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翻飛肉詩
 曰萋兮斐兮成是具錦彼諧人者亦已太甚
 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蘇秦傳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
 毫釐不伐將用斧柯丁鳴曰壤崖破巖之水

原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詩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封禪文曰上暢九垓下沂八
 埏呂氏春秋曰孔子窮陳蔡之間七日不嘗
 粒書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回攬其餽中而飯之少選間熟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起曰怡曰今者夢見先君食不祥回曰
 不可向者怡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也所
 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高誘曰矣煤煙塵
 也矣讀作臺說苑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
 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
 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十衣
 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出
 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殺之曰王見蜂追之
 已自投河中陸士衡曰鮑照詩一去永滅入黃
 拾塵惑孔顏士贊曰鮑照詩一去永滅入黃

此織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

余何齊賢曰詩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鄭箋奔

以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不如鶉鶉也詩

謂湏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

罪尚未足曹植詩沉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士贊曰詩鶉之奔

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

也鶉之疆疆鶉之奔奔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謀夫孔多楚詞東極傾海流不屬漢張魚與

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王粲贈蔡曄

詩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唐魏元忠曰臣猶鹿

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避之江淹

書云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宋玉笛賦武毅發

沈憂結陸機詩沉憂萃我心書曰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歌妲已滅紂褒女惑周天維蕩覆職

戒以作此之由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成后毒亦

傷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

已周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

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

褒姒愛之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爲

后以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繒結西夷犬戎

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漢呂氏徙陳

李集卷九

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幸於太
后史呂不韋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舌不韋恐
覺禍及已乃私求太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
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
之史殷紀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之
曰史殷紀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之
諸侯伐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坦巳左傳范
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潔則職汝之由史陳
平傳審食其免相注云徐廣曰食其初以舍
人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蟬竦事見
二卷注晉天文志日為太陽之宗乃人君之
象劉子曰而况萬乘之主書曰匹夫匹婦不
盡獲自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

殛子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逃形

不我遐棄庶昭忠誠士贊曰詩云昊天不弔

殛子野師曠字也左氏傳師曠侍於晉侯杜
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離婁之明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
聰不可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韓安國傳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遁楚詞竭忠誠
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

贈參寥子

白鶴飛天書南荆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

參寥子齊賢曰列仙傳桓闔事華陽陶先生
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

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陶先生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於是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九域志襄陽有荆山峴山士贊曰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峴山事見前第五卷注

骯髒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

接話言齊賢曰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古詩玉帛聘賢良詩告之話

言士贊曰南史高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注

曰公門君門也楚詞君之門以九重書云五玉三帛又云自一話一言毫墨時

灑落探玄有奇作著論窮天人千春秘麟閣

士贊曰揚子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南史范曄傳曰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荀子天論篇明於天人之分可謂全人矣三輔黃圖云漢宮殿疏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賢齊藏秘書處賢才

曰漢書酈食其長揖謝靈運詩長揖九州牧拂衣五湖裏士贊曰左思詩云功成不受爵

長揖歸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

處桂樹青雲端齊賢曰漢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號曰金馬門又曰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士贊曰金馬門待詔著作之所見一卷注按李白本傳曰白懇求還山帝賜

金放還作是詩必此時也蘇武詩生當長相思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阿孔稚圭文

李集卷九

千青雲而直上

贈饒陽張司戶燧

燕魏太守齊賢曰唐深州饒陽郡治

饒陽縣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

倚桐前

齊賢曰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鄭玄毛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

不栖士贇曰蒼梧碧海並見前注後漢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栖詩云椅桐梓漆注曰

賦惟椅桐屬草木疏曰梓實桐皮馬融琴

曩古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

齊賢曰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年時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良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與良期乃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

祖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着鞭齊賢曰蜀志功業嗟落日容華棄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晉書劉琨曰嘗恐祖先生吾着鞭士贇曰

劉琨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鮑明遠詩曰容華坐消歇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舍晝夜

祖探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宜筌齊賢

曰阮嗣宗詩白日忽蹉跎後漢費長房傳汝南市中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見之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

一時排冥筌王贊曰謝叔原詩良遊常蹉跎莊子有人間世篇楚詞驥垂兩耳中坂蹉跎漢董仲舒傳天者群物之祖也顏延年詩殘悴盈化先毛詩攜手同行

贈清漳明府姪聿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貝州漳南縣

禹貢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孔安國注漳水橫流入河蓋河水濁漳水清故曰清漳以詩攷之當在臨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

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

境惠與清漳流齊賢曰張孟陽詩木落柯條森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晉

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震為雷卦曰震驚百里漢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龜谷東北至渤海阜城入河阜

城唐隸冀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衡漳石堤衡水縣引漳水北流貫城注隍士贊曰史老

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正
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
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帝室之胄故用李樹
姓唐祖老子白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
之事毛萇詩注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之
義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室垂固萬葉
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
量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曰太乙乃召移居中
洲文中子說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志
勤其言證其事以蒼生為心乎又文中子世
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
之心漢息夫躬傳邊境雷動山海經少山清
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
水劉楨詩竄身清漳濱
絃歌詠唐堯脫落
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

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賢齊

曰冀州有堯壇堯臺九域志相州古栢人城
皇甫謚帝王紀堯所都也淮南子所謂天者
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揉者斯其
真也歟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漢食貨
志衆庶街巷有馬阡陌間成群師古曰田中
之行阡也唐書貞觀中外戶不閉士贇曰絃
歌見前絃歌詠唐堯者即康衢童謠曰立我
丞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
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意簪組者只
是博換簪纓二字釋曰綬屬小者為冕纓脫
落隱簪組者隱於簪纓之間乃大隱居廛及
吏隱之意猶東方朔所言避世於朝廷者是
也此兩句使事而不為事所廛學者正好看

大匠手段易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楊
子曰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晉書阮
籍贊曰餐和履順以保天真禮記郊特牲注
唐虞以上曰太古後漢明帝紀十二年牛
被野光武紀十六年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
子產為相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前漢溝
洫志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鄴民歌曰鄴有
賢令兮為史公東漢明帝紀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受其殃王舉邑樹
祭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

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群縹緲鳴機杼百里

聲相聞齊賢曰劉向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河

堤黃河之堤綠水清漳之水謝玄暉詩桑柘

起寒煙揚渾書曰婦媿女也古詩札札弄機

杼孟子雞鳴狗吠相聞士贊曰晉書潘岳字

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

花何晏景福殿賦淶水浩浩淮南子上際青

雲司馬彪詩上凌青雲霓史秦李斯傳佳冶

窈窕趙女不侍於側也訟息鳥下階高臥披

易繫辭曰冶容誨淫

道帙蒲鞭掛簷枝示耻無撲扶琴清月當戶

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齊賢

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比也謝

靈運詩虛館絕評訟空庭來鳥雀後漢劉寬

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

已左傳一扶汝庸何傷南史謝諫不妄交接

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
惟當明月士贊曰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北
窓下臥遇涼風暫至
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

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群情趙北美嘉政燕

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齊賢曰

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

乎清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北齊宋士良為

清河太守盜賊屏跡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

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

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選詩皎潔不成妍公孫瓚傳

燕南岳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王贊曰史

周紀古公積德行義民歌樂之頌其德漢貢

禹傳古者天下家給人足而頌聲並作

贈臨洛縣令皓弟時被訟停官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

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鼇意何深終期龍伯

國與爾相招尋齊賢曰九域志洛州臨洛縣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落嘆曰吾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去縣賦歸

去來辭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微絃不

具每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

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士

賈曰莊子子貢茫然自失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耻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群一擊九千

仞相期凌紫氛

齊賢曰漢書郭林宗司徒黃瓊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易曰貴而無位屈原卜居

云將與雞驚爭食乎宋玉九辯曰鳳亦不貪餒而妄食賈生弔屈原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劉公幹贈從弟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士贇曰中庸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漢書晁錯策曰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之清光說文云鳳飛群鳥隨以千萬數

鄴中玉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

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

齊賢曰漢書婁護曰

達詩孤蓬卷霜根商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

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詩每有良朋崔寔政論

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

賈誼傳曰履至尊而制六合何無忌傳草澤

間當有英雄選詩沉憂令人老王贊曰謝靈

運詩天下者未定託身早得所古詩離家千

里客感感多思復李陵詩風波一失所傳玄

詩落葉隨風摧記檀弓申生曰去何行如之

漢張耳傳野無交兵曹飄飄不得意昨發南

植詩曰四海無交兵曹飄飄不得意昨發南

都城紫鷲檝上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
長嘯尋豪英耻學瑯琊人龍蟠事躬耕齊賢曰贊

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沈休

文詩紫燕光陸離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疋

一曰紫燕騶莊子馬蹄篇曰編之阜棧音義

曰阜檝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陳

孔璋牋云秉青萍干將之器呂延濟曰青萍

劍名也選詩長嘯激清風諸葛亮瑯琊人躬

耕隴畝司馬德操以為富貴吾自取建功及

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已

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臨別

意難盡各希存令名齊賢曰史記蔡澤從唐

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易曰言不盡意

士贊曰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程

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禮君子抱孫不
抱子孝經士有詩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按此
詩其作於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將反之
時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
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發舒其憂國之情
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槩
可想見矣

贈華州王司士 陝西

淮水不絕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

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

齊賢曰王泯傳王導初渡淮使

郭璞筮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左傳盛德必百世祀詩烝我髦士桓仲曰謝

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問將畧晉中興書曰魏
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為三公可
服此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
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士贇曰傳季
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曰盛德不泯義有祀
典前漢禮樂志進用英髦以致太平後漢虞
詡傳儒者謀謨廟堂蜀志許靖傳評曰靖夙
有名譽蔣濟以為大較有廊廟之器蜀費禕
別傳云禕使吳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
之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此然討不庭禁暴亂
者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暗
弱不負來願穀梁傳孟勞魯之寶刀

贈盧徵君昆弟

士贇曰按盧徵君名鴻字顯然唐書有傳

云其先范陽人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再

詔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
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及卒
帝賜萬錢鴻所居
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廬竟不起萬乘
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
地觀化游無窮水落海上清鰲背覩方蓬與
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齊賢曰晉書安石不
起神仙傳河上公莫
知其姓名嘗讀老子漢文駕從而詣之壺中
事見上徐元載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滄
洲洲上有久視山人多不死莊子廣成子曰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神仙傳王遠曰

遠過蓬萊水又清淺如往日列子巨鰲十五
以首載五山始時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倒
景之氣去地四千里
其景皆倒在下也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
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
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
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寧
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韉上鷹何時騰風雲

搏擊中所能齊賢曰韓信微時見三卷注西
之無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司馬遷
書曰其次屈體受辱阮嗣宗奏記曰布衣窮
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
為道存也漢高祖隆準龍顏張茂先詩挾纊
如懷冰司馬遷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驚及
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鮑明遠東武吟昔
如鞴上鷹今似監中猿說文鞴臂衣也漢書
鞴形如鞴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孫盛補長
沙太守家貧頓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
不効盛與桓温賤口州遣從事觀察風聲進
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
湘中將似怪鳥温得戕遣從事重按之賊私
藉狼

贈崔侍郎

長劔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
話曾襟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
手再顧重千金齊賢曰蜀志曹操獲徐庶母

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許詣操劇孟事見三卷
注廬子諒詩每憑山海庶觀高深詩高山仰
止又携手同行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
子督不顧王曰顧吾與汝
千金曹植詩一顧千金重君乃軒轅佐予叨
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不取回舟

與而來命駕尋

齊賢曰軒轅黃帝名也楊雄長楊賦序曰聊因筆墨之成

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客卿以諷陸

士衡詩回芳薄高林晉王子猷雪夜憶戴安

道在剡自山陰乘小船詣之經宿造門不前

而返人問其故曰木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

必見安道耶嵇康與呂安相善每思則千里

命駕士贇曰選淩淩翰林張景陽詩寄辭翰

墨林虛彈落驚禽是扶搖應借力桃李願成

用更羸事見一卷注

陰笑吐張儀舌愁為莊鳥吟誰憐明月夜腸

斷聽秋砧齊賢曰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

成蹊張儀舌見前卷注史陳軫傳陳軫適至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

對曰王聞夫越人莊鳥乎王曰不聞曰越人

莊鳥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鳥故越之

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

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

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猶尚越聲也今

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士贇曰劉向

說苑曰夫樹桃李者

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

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齊賢曰王敦尚

襄城公王拜駙

馬都尉桓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駙

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也徐敬業詩汗馬

躍銀鞍曹子建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馬援
據鞍顧盼以視可用士贇曰卒延年羽林郎
詩銀鞍何煜燐翠蓋空踟躕謝靈運詩曰雲
日相輝映范雲詩曰軒蓋照娃落傳瑞生光
輝
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
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齊賢曰楊雄
門上玉堂漢書東方朔上書待詔公車斷生
長揖不拜像諫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
士報之士贇曰漢書劉向待詔金馬門東方
朔王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又未央
長樂皆有公車此太白叙述已事兄本傳及
詩叙史鄒陽書曰兩王二臣剖心析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史記豫讓曰士一別蹉跎朝
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

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
必侯羸長抱關齊賢曰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詩光景不可攀江淹詩舟壑不可攀上贇曰
魏公子無忌聞侯羸賢親往迎之羸謝曰羸
乃夷門抱關者
也詳見三卷註

贈嵩山焦鍊師 并序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
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
息絕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

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
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

翰遙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宛疑

麻姑仙

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隸河南府鹿

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郭璞詩駕鴻乘紫煙蓬萊在東海中故曰蓬海拒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令與麻姑相聞使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還便親觀如此兩時間麻姑至先聞人馬簫鼓聲經家

見之是好女年十九許道在喧莫染跡高

想已綿時粲金鵝葉屢讀古苔篇八極恣遊

憇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

歸東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

夜絃

齊賢曰淮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許慎注八方之極也若士謂盧敖曰吾與

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

里有潁陽鎮舊潁陽縣鮑明遠有舞鶴賦伊

陽縣在西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關鎮北山

移文春蘿罷月士贊曰莊子道惡乎在左傳

奉以周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

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穎水之陽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
瓢得以取飲訖掛於樹上相鶴經
曰鶴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潛光隱

嵩嶽鍊鬼栖雲幄霓裳何飄飄鳳吹轉綿邈

齊賢曰嵩山為中嶽楚詞青雲衣兮白霓裳
丘希範詩馳道聞鳳吹士贊曰紫文靈書修
行二十四事有制七鬼之法以七鬼流落遊
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
關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鬼之疾也其法
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炁漸大
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
呪如法則七鬼制鍊矣曹植詩羅衣何飄飄
何劭詩眇然心綿邈王逸楚詞注絲絲細微
之思又曰邈遠也嵇康琴賦翩緜飄邈徽音

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

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士贊曰漢武內

月七日武帝閑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
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曲素訣辭長生紫書
詳見二卷註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士贊曰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齊賢曰東漢書梁

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
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
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
陟彼北芒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

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安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庶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

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

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

向關西齊賢曰漢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傳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云晚暮而震志愈篤士贇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鮑照詩雲卧恣天行又妍容逐丹壑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指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齊賢曰南史人笑褚公至今齒謂大丈夫士贇曰大鵬事見一卷注莊子此之言炎炎小言詹詹楚詞有宋玉大言賦北齊崔瞻為三恪議魏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曰瞻議若是當贊其所長若非當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前漢書絳灌之屬毀賈誼曰雒陽人年少按此篇似非太白之作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指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今釐在
卷末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眾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
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
叟耕種漢水濱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井
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

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

列子姓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眾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

如之何南浦楚地唐萬州治南浦縣乃三巴
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鑿隊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
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仰而
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決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
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者必有機然作色而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
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司馬氏李氏
注棹桔槔也又曰孔子逃於大澤入獸不亂
群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漢志郡太守秩二
千石後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
子狂簡士贇曰陶潛詩劭生瓜田中陸機文

賦誦先人之清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